

俗话倾谈

〔清〕邵彬儒 著



导 读

《俗话倾谈》成书于同治初年，同治九年（1870年）初刻，光绪29年（1903年）再版。

再版后由原来的木刻本改为排印本。本次校点所据底本为华玉堂藏本的中华书局影印本，其中较五经堂本少了一篇《修整烂命》（通篇议论）。

作者邵彬儒，字纪棠，广东四会县荔枝园人，以说书为生，活跃于清同治年间。作品除《俗话倾谈》之外还有文言小说《谏果回甘》、《吉祥花》等。

《俗话倾谈》一书所收，均为邵彬儒在当时广州、佛山、香山等地所讲的风俗故事，保留了说书的基本风貌，其行间批和大量段后评语，也可能是说书当中就已存在的议论。这部书因为讲得有趣，为当时城乡中下层的听众所欣赏，以至于结集成书，甚而再版。

本书主要取材于当时广东中下层百姓的日常生活，涉及到邻里、兄弟、婆媳、联姻等诸多方面，不避繁琐，均娓娓道来。篇幅有长有短，情节委曲不一。

从研究者的角度来看，这本书更有价值之处在于书中保留了大量同治年间的广东方言和风俗习惯；而作为反映日常生活题材的作品，其口语化的方法对今天的创作也有一定的借鉴作用。从创作观上看，邵彬儒在其序言中所说的：“讲得有趣，方能入耳、动人心，而留人余步矣。善打鼓者，多打鼓边；善讲古者，须谈别致。讲得深奥，妇孺难知，惟以俗性俗语之说通之，而人皆易晓，且津津有味矣。”不仅继承了我国古典小说创作“教化”的目的和通俗的方法，并且在通俗化的道路上更进了一步，而其敲边鼓的说法令人有耳目一新之感。

当然，这部书的艺术成就还不能和一些上乘佳作相比并，思想上也还有一些局限，但本着百花齐放的方针和不苟求古人的眼光，相信这部书的出版还是有一定意义的。

自序

语云：知多世事胸襟阔，识透人情眼界宽。知识两字，由于自己之想象而明，亦由闻人之谈论而得也。尝见街头巷尾，月下灯前，闲坐成群，未尝无语。但所论多无紧要之事，未足以有补身心，或有谈及因果报应，则有听有不听焉，且有抽身而去者矣。非言语不通，实事情未得趣也。惟讲得有趣，方能入人耳，动人心，而留人余步矣。善打鼓者，多打鼓边；善讲古者，须谈别致。讲得深奥，妇孺难知，惟以俗情俗语之说通之，而人皆易晓矣，且津津有味矣。诵读之暇，采古事数则，有时说起，听者忘疲。因付之梓人，以备世之好言趣致者。

目 录

卷之一	1
横纹柴	1
卷之二	30
七亩肥田	30
卷之三	35
邱琼山	35
种福儿郎	38
闪山风	44
九魔托世	49
卷之四	54
饥荒诗	54
瓜棚遇鬼	54
鬼怕孝心人	57
张阎王	59

卷之一

横纹柴

康熙间，四川省重庆府，有一个举人，姓安名维程。为人和平，无甚过处。生二子，长名大成，次名二成。大成之性，生来孝友；二成之性，一片愚顽。（两兄弟同胞不同品。）安维程年四十余，一病身故，剩下二子。田园可以足用，不至饥寒。大成之母沈氏，禀性极偏，不循道理，随意所发，以执拗为能。（此等贱妇、泼妇，不是家庭之福。）邻里妇女多鄙薄之，加其号曰：“横纹柴”，其人可想矣。

横纹柴见大成年纪有二十岁，为之婚娶。其新妇姓郑，名珊瑚，生得十分美貌，极有礼义，柔声下气，奉事家婆。每朝晨早，定必到家婆处问安，捧茶献饼，少不免修饰颜容，威仪致敬。谁不知横纹柴一向性情佻挞，见珊瑚美丽，自觉怀惭，遂大声骂曰：“做新妇敬家婆，是平常事，你估好时兴么？何用支支整整、声声色色，办得个样娇娆，想来我处卖俏吗？我当初做新妇时，重好色水过你十倍，唔估今日老得个样丑态，减去三分。”

家婆教新妇，理宜话：“亚嫂你都算有礼，但系仔上头驶，乜口甘拘束呢？粗衣麻布到来问候，便是规模，不用太为着意。”如此说话，方是教道后生。你话有巨卖俏，唔通做新妇，向家婆处卖俏么？此等家婆就是恶得无理，而且讲到自己做新妇时好色水，更不成个家教。

珊瑚听罢，低头顺受，不敢出声。明早又奉茶饼问安，妆得雅淡洁净，着件洗水蓝衫，头面不施脂粉。横纹柴一见又发怒曰：“昨朝

话一句，今朝敢就花唔戴、粉唔搽、新衫唔着，想来激恼我。你估我唔知你！估我唔知！”（极似恶婆声口。）珊瑚又低头无语，自怨不晓奉承。

自后，踢着凳仔，将珊瑚骂；鸡唔食米，将珊瑚骂。珊瑚去探外家，三日归来，被骂了十日。大成见老母不悦，遂将珊瑚拷打，以顺母心。（打得冤枉呀。）横纹柴暂时安然，不久病气复发，古怪离奇，无情无理。

咒骂既惯，如鸦片烟瘾一样，瘾起之时，唔咒骂、唔做得，又如发冷症，三日一回，或两日一次。所以发冷有鬼，咒骂亦有鬼。发冷之鬼至，怕胡椒；咒骂之鬼至，怕口向火烧。

一晚，不过因些小事不合意，便企在门口，大骂一场。珊瑚捧张竹椅出来，请婆婆安坐。横纹柴坐下，腰骨挨斜，手指天、脚拍地，骂不绝声。珊瑚煲茶一碗，捧来请婆婆解渴，横纹柴饮了。喉咙既润，气更高、声更响，骂到三更，声渐低、力渐微、气渐喘。（就是狗吠得多气力都倦。）珊瑚跪下禀曰：“婆婆所教，媳妇尽得听闻，今知改过咯。请婆婆回床安睡，免至在此受了生风，通夜叫肚痛。”横纹柴曰：“我要骂！我要骂！拚之唔睡，骂到天光。”（骂到豪兴口口人睡静后，又有鬼来听。）珊瑚从旁啼哭，邻里共来劝止，珊瑚点灯来引，扶住归房安歇。整好被铺、蚊帐，移正枕头，嘱咐婆婆安睡而去。

明早即到家婆处问候，看见家婆唔出得声，睁开双眼，总神情，发乱头摇，似死一样。吓得珊瑚魂不附体，奔告邻里。老伯婆一齐来到，一见光景，呵呵大笑，话珊瑚曰：“你唔在慌，个巨不过昨晚劈大个口出得气多，撞了生风，盪住个肚，以至血脉不通，精神困倦。静养三两日，自然好咯。”珊瑚方明其故。即买防风、羌活、苏便、

薄荷，以驱风邪，又买党参扎者，以补元气。食了两剂，仅能出得声、食得饭。横纹柴要买猪肉煲汤，以润肠肚。珊瑚从命，照样奉承。谁知肚内尚有风痰，未能疏发得透，食了猪肉，谓之伤风夹腻，哑了喉咙，十余日，不能出得一语。请一个医家先生来看脉，谁知此位先生，系初学手，唔识脉理，思疑风热传里，误用大黄、朴硝，大剂浓煎。

横纹柴饮了，屙得眼核俱深，泻到周身疲倦，不能起坐。面黄骨瘦，不似人形。更兼泻坏元神，脾胃俱弱，以至饮食无味，日觉干枯。

横纹柴一肚郁勃不平之气，憎厌无定之情，妙得两味大黄、朴硝，泻得干干净净，五脏六腑，忿恨皆消。此位先生精医妇人恶毒，虽话初学，工夫其实可称老手。及后另请过一个医家，几番调治，仅可开言。如是者有数月余，颇见安静。

珊瑚暗中欢喜，以为婆婆纳福，此后可以安枕无忧。谁知声音响亮起来，仍系照前怒骂。大成出馆读书，身中常带微病。横纹柴骂珊瑚：“办得好样，致我个仔昏迷，伤损元气。我个仔若死，要你命填偿。”又骂大成不知好丑，唔中用，不顾身，贪爱老婆，致老母遇时忧虑。大成本来知得珊瑚贤孝，无奈老母不合意，遂写分书一纸，吩咐珊瑚曰：“我闻娶妻所以事母，今致老母时时激恼，要妻何用。我将分书与你，你可别寻好处，另嫁他人，不宜在我屋住也。”说完，翻袖出门而去。

珊瑚闻言，心神俱丧，将分书扯碎掷于火盘，归房暗哭一夜。自知事不能挽，只得卷好袱包，择三两件紧用衣服，自行携带，其余物件虽多，无心挂念也。拜别家堂香火及沈氏婆婆，欲语不能成声，湿洒两行珠泪，垂头丧气，行步迟迟，出到门前，停足企住。想起当日

出嫁之时，父兄叔伯戴纓帽、着长衫、点灯笼，一班随护，送我落轿。曾经嘱咐，教我孝顺翁姑。今者被不孝之名赶逐出来，有何面目归家见父兄叔伯，不如一死便了。想完，即向袖里拿出一张较剪仔，对正喉咙，用力一剪。适值旁边有一个妇人见他如此凶性，即用力擒住他手，尽势推开，大喝一声：“乜你口甘势凶呀！”

谁知较剪已到喉处，仅伤喉皮，血出不止。此妇人即扯落珊瑚包头带，快快扎住，大喊救命。邻里纷纷走来，各拈跌打丸散来敷，止住血流。珊瑚挨凭门前，面如土色。各人看见，俱有可怜之意，或出嗟叹之声。横纹柴大骂曰：“你故意装伤，想来累我，你要死，去归外家处死，勿惹得口甘多人在我门前嘈闹。”（旁人看见尚且悲伤，做了家婆，无一毫怜悯，大凡恶婆良心先死。）

族中有一个守寡妇人，系王氏，素知珊瑚系好人。今家婆不容他在家，又既受伤不能行走，遂扶珊瑚归到自己屋。买药调理，不满十日伤痕好了。横纹柴又来大骂曰：“你个贱人，既被丈夫逐出，为何不归父母家？在此作我眼中钉，动我心头火。”王氏答曰：“!!你个横纹柴，真正好笑咯！你个仔既写分书，就如路人，那一个重系你新妇呀？走来骂人，问你丑唔丑？珊瑚系我亲戚，我亲戚来探，你都唔许有巨住吗？”（骂得落花流水，无非代珊瑚出一肚闷气。）骂得横纹柴无言可答，含羞忿忿直走回家。珊瑚对王氏曰：“此处原非久住之所，我今去矣。”卷包袱往姨婆家。

姨婆家姓骆，即横纹柴之大姐，大成之姨母也。年老而无夫，有媳守寡，而孙尚幼。与大成相离甚远。平日来探，见珊瑚孝义，十分爱惜。故珊瑚投到其家，将事情略说与听，姨婆曰：“我尽知我妹禀质奇离，不近人性，我是以懒于行探，为此故也。总之难为你受此抑屈凄凉。”珊瑚曰：“不关婆婆之事，总系我唔晓孝顺，致激恼婆

婆，自知罪该万死。”（只是怨自己不是，不怪他人，所以好到绝顶。）姨婆曰：“你不须如此说，我知你委曲咯。”

住了几日，珊瑚之母走来，见女曰：“你母相隔得远，一向唔知。今闻得女婿既写分书我女，为何不回母家而在此搅扰姨婆？因乜缘故？”珊瑚曰：“女今无颜回见父兄叔伯，就在此处，绣花织布，粗茶淡饭，度日终身。”母曰：“女呀！睇你唔出做乜口甘错见？以你口甘样人材、品貌，何忧好处。我要拣一个女婿，大多钱，好人品，又家婆拘束，然后嫁你。”珊瑚曰：“我闻：忠臣不事二主，烈女不嫁二夫。女有一个家婆尚不能晓得奉事，更有何面目再入他家。母亲如果要女另嫁他人，女惟有投河吊颈，食药自尽而已。断不愿偷生人世咯。”诗曰：

淡淡春风气力微，池塘一水绿漪漪。

莲根自种深泥里，不遂杨花到处飞。

话未完，喉头哽咽，气倒在地，哭不成声。

姨婆看见，眼中出泪，话其母曰：“你勿苦逼乜巨，由得乜巨咯，你逼乜巨太过，乜巨一时浅见，轻生个阵点算好呀！”其母亦拭泪而言曰：“唔知点样解，天生得你个坏闺女，有好处你唔行，有好人你唔做，（其母心言未分好观。）重来挂念个的恶家婆。自怨唔奉事得乜巨透彻，你嫌乜巨羞磨得你少么！制节得你少么！提起个昏婆，我就想咬乜巨两啖。你重唔舍得乜巨，系你贱咯！老母做主张，寻访好头路，你去要有得食，有得着，你唔肯去，甘愿捱饥抵饿，问你贱唔贱！你饿死，勿怨我老母；你冷死，勿怨我老母。你唔遵我讲，我此后割断条肠，总之作生少你一个。个吓唔慌重来望吓你。”珊瑚只管哭，其母只管骂，姨婆只管两便开解。其母见女意终难转，遂抽身抽势，发脚就行，留她食饭，忿忿不答，出到门口，回头以手指珊瑚

曰：“自后我唔认你做女，你亦不用认我做老母。”话完，忙忙而去。（写得老母火气句句如生。）其母去后，珊瑚遂在姨婆之处守志安居。

“忠孝节义”四字，为万古纲常，顶天立地人物。此四个字，如大祠大厅之有四柱，祠厅之内如前花板。板障花窗，可以粉饰浮夸，穿崩斗凑，独至四条大柱，须用坚石，须用实木，自头到脚都要口甘坚，都要口甘实。外面虽然质朴，其中梗直不移，然后可以顶住栋梁，撑支大厦。天地之间须有忠孝节义等人，然后可以扶植纲常，转移风俗。若使并无忠孝节义，个个俱是奸淫邪盗之人，吾恐日月无光，天翻地覆矣。忠孝节义，天上地下称为四大名家，吾谓做忠臣难做，节妇更不易。少年之妇晓得从一而终，立志不肯再嫁。无奈死者之骨肉未寒，而外家之亲戚纷纷到门相劝。话有好头路、好人家，早宜出脚。于是亚姑来劝者有之，亚姨来劝者有之，亚姪来劝者有之，而为之母者，更不知几多甜言蜜语矣。媒人婆、竹笋髻，又不知几多花言巧语矣。若非铁石心肝，未必不为其所动。今珊瑚之被逐出，夫虽未死，而恩情已断矣。夫不以亻巨为妻，家婆不以亻巨为新妇矣，而犹情念故夫，心存孝道。

老母几番辱骂，百折不回，节孝之心可贯天日。吾愿世之为妇道者，当绣其像，以香花奉之。

横纹柴自珊瑚出门之后，招集做媒人等来吩咐曰：“我有好仔，唔忧有新妇。你等媒婆务宜代我寻一个好女子，送年庚入来。婚姻事成，我自厚谢。别人谢媒婆，送铜钱二百，我谢媒婆，微微薄薄都要封银两大元。”各媒人领命而去，四处寻访。谁知横纹柴之名通传远近，各家父母见了亻巨个后枕就怕了九分，谁肯将女嫁亻巨个仔呢。是以，两年之久，都无一纸年庚入屋。横纹柴叹曰：“!!真正古

怪唔通。我问屋唔好住?我的饭唔好食?为何总无人共我做亲家呢?实在难明其故咯。”(人人都明,总系自己唔明。)因见二成长大,不得不与他计策成婚。

第二个新妇,娶姓周名叫臧姑。初归人门,横纹柴教之以孝顺:“要低头下气,奉事家婆,干祈勿学我从前大新妇个的丑品。(果然依你个句说话。)你要好过个巨为是。论起番来,你好,我好。做家婆有乜唔爱新妇呢!总系做新妇唔明,家婆多的怒气。(有时家婆唔明,做新妇多的屈气。)你肯听我教,我就心头跌落脚筋咯。”

谁知二成个老婆名臧姑,其实叫作有天装,花号又叫做霸巷鸡。(花号亦新。)家婆话个巨一句,唔中意,个巨就顶嘴十几句。朝朝睡到日高三丈,然后起身。要治家婆洗碗、洗碟、煮菜、煮饭。家婆唔肯做,就大声喝骂:“几十岁人,各样工夫唔做得的,唔通饭都唔煮得餐食。你估同我地后住,慢慢梳光头,搽了粉,戴好花,又要扎周致个双脚么!”

横纹柴有时落得水多,落得水少,其饭煮得太软、太硬,臧姑就沉吟密咒,好似稟神口甘样稟。又骂老龟婆,又骂老狗。被横纹柴听知,怒曰:“你来咒我吗?”臧姑凸起眼睛曰:“我就咒你,你点样恶法呀!我唔怕你恶,其你打清,然后食饭都做得。”话完,即卷起衫袖,扎紧包头带,抽身抽势,装模作样,好似猛虎下山想人肉食。原来臧姑生得又高又大,又肥又壮,又凶又恶。横纹柴见其凶气满面,当时怕了三分,及至臧姑发起威来,横纹柴即走出门外,大声叫苦叫命,圩口甘嘈,虾口甘跳,话:“唔知乜头路,娶着个的衰家狗,专门制治我。我一生纯善,有邻里所知,何尝有你个的后生口甘恶,岂有此理。新妇恶过家婆,你话难唔难呢!”臧姑听闻,置之不理,皆掩口而笑。是晚家婆、新妇企住门口,大闹一场。横纹柴咒至

三更收功，臧姑偏咒至四更，然后收口。横纹柴知自己斗他不住，忍气吞声。诗曰：

臧姑偏要治家婆，只为家婆恶得多。

嫩草怕霜霜怕日，恶人自有恶人磨。

一日，骂次子二成曰：“二成，你个乞食骨，你个盲虫头，你口甘样做仔吗？你睇你老婆口甘大胆，遇时咒骂你，做丈夫总唔喝个巨一声，打个巨一棍，问你点解？”二成曰：“个巨又方得罪我，打个巨做乜呀！”横纹柴曰：“照你讲来，唔使拘管个巨，由得个巨刻薄老母吗？”二成曰：“你原果亦系多气。我前者大嫂，你话个巨唔好，如今我老婆，你又话唔好，唔知那一个中你意呢！我老婆自己语好，我都语个巨几好。”（世界之中，有人帮住老婆，所以共成忤逆。）横纹柴见二成如此，更加恼闷，染成病症。只有大成请医调理，捧药捧茶。二成两公婆，九不知十不知，总不打理。大成话二成曰：“细佬，你知老母睡在床中，所为何事？皆由你夫妻激气所致，你不能劝化其妻，连你都成不肖。老婆系外姓所出，你系老母所生。独不思你幼时有病，老母盛夜点灯不息，怀抱服事，眼水唔干，仅到天光，头唔梳，面唔洗，将你搭在背上，寻访医家，用药调理，求神拜佛，额头叩崩。你有病，老母苦切关心，老母有病，你总不着意，你将来亦望生子生孙，做人父母，照样学你做法，有何用哉！细佬，须听我言，明早到老母床前，问候几句，尚请医家来看脉否，食粥或食饭，抑或想食甚么物件，低声和气，以慰老母之心，方成子道。（此段说话，非止劝二成，即谓劝天下之人子可也。）口甘多样说话，你记得唔记得？”二成一肚局宿气，答曰：“你估我好蠢才么！你慌我唔记得！”话完就去。

第二朝，晨早起来，臧姑喝曰：“你发颠么！仅仅天光就起身，展开张被，冷着我膊头。问你去何处？”二成曰：“我去老母处问安。”臧姑曰：“你勿整成个的假心事来戏弄我。（假心事都胜过有心事。）我知你底子不是个样人，不知你听谁人所教。”二成曰：“系亚哥吩咐我。”臧姑曰：“你听别人犹自可，好听唔听，听你亚哥话，你亚哥系废人，你巨既明白，为何又老婆呀！大约你想唔要老婆，然后学你巨，学你巨你就该衰，终须有错。你听我话，便有好人做，我不准你去，你若要去，我今晚早早开埋门，不许你归来睡。”二成曰：“要我不去，有何难哉！我就走上床，睡回我处。”臧姑笑曰：“口甘样，方系好老公呀！”诗曰：

忽闻枕畔喝声高，胆碎魂惊吓缩毛。

自愿叩头裙底下，二成真是老婆奴。

“痴心男子，恶舌妇人”共一张床，可称蛇鼠同眠矣。大成一心以为细佬必来母处问候，谁知又是空望一场。自想母亲的病，由郁细而成，须得一人常时与他讲话，解闷消忧，皱眉一想，喜曰：“有计，有计。我本来有一个大姨母，年老得闲，何不请他来，与母相伴。姐妹之间得来谈论，可以开怀。”就定了此意。遇有人去姓骆处，顺寄一声，姆母竟然来了。由是横纹柴颇不寂寞。夜静更深，茶水亦便，情投意合，讲话常多。大姨之媳妇，日日使人送食物来供奉，有时墨鱼煲猪肉，或生鱼煲羹，或柑橙桔蔗，或粉果糖糕。大姨所食不多，横纹柴则乱吞乱嚼，大满所欲，欢喜而言曰：“大姐也你口甘好福分，娶得个新妇如此孝义。你来探亲，尚且有物件送来，不知你在家食尽多少咯。”大姨曰：“晓做好家婆，便有好新妇。（此句千真万真个，世上亦有好家婆，唔得好新妇者；有好新妇，唔得好家婆者。□之各尽其道而已）世界事，随随便便，你识，我识，多得

的食。”横纹柴曰：“我口甘好新妇，你睇吓我个有天装，都唔望个巨买过我食。但愿个巨勿口甘恶，勿激我口甘多，我都愿咯。”大姨曰：“前者珊瑚在家，情性亦好。你骂个巨，肯低头，你打个巨，唔怨气。总系你太丑颈，未免不情。”横纹柴叹一声曰：“我今者，因第二新妇唔好，想起大新妇，果然系好，如今悔恨难翻，未知他嫁了何处。天南地北，难再相逢。等我病好之时，去看吓你个新妇罢咯。”诗曰：

无端凌逼少红颜，追悔当年太恃蛮。

常在眼前生厌贱，好人去后见真难。

又迟几日，病体好清，大姨既去。

一日横纹柴往探，入门坐定，就问大姐：“你个新妇口甘好，住了哪处呀？”大姊曰：“我个新妇唔好，你个新妇算好。”横纹柴曰：“我之新妇不知嫁了何方。好，我亦无份。”大姊曰：“你珊瑚尚住我处，织布度日，所买食物供奉，皆是个巨积之钱。”横纹柴闻言，心神震动，长声叹曰：“可怜他！可怜他！做也口甘好新妇，我都唔知，真难为个巨。既在你家，为何不见？”珊瑚由房中出来，跪在面前曰：“媳妇不孝，不能奉事婆婆，万望婆婆恕罪。”横纹柴双手扶起，忙忙答曰：“十分孝！十分孝！教到人有。自古及今，都算你第一。总系我老懵懂，唔中用，骂人不分轻重，你勿怪我。食饭后，肯跟随我回家，就是家门之福咯。”珊瑚曰：“若得婆婆收留，媳妇就算恩德如天，媳妇有不是处，还望婆婆教道。”横纹柴曰：“不用教，不用教，照从前口甘样孝法便好过头咯！”

古人云：“书到用时方恨少，事非经过不知难。”凡人当富贵之时，气势豪雄，作自己唔知几高，唔知几大，诸般奉承，尚不能满其意。一经贫穷患难之后，得少自足而不求多，逢人可交而不敢傲。凡

事几经磨挫，心气易得和平。如珊瑚前后都是一人，何以横纹柴初时见之口甘憎，后来见之口甘喜？想其日长月久，被有天装诸多拂戾，无地可消。回忆始做家婆，未免刻薄太过。有我骂人，无人骂我。方信顺我者珊瑚，敬我者亦珊瑚也。悔恨方深，感怀倍切：裙钗影隔，谁来捧药床头；环 声沉，不见提壶东面；怨我生之不幸，嗟彼美之难为。种种伤心，莫补当年之错；宵宵做梦，何时异地相逢。故一得见而气已先伸，亦一得见而情不自禁者也。大姊杀鸡切肉，同席畅饮。珊瑚择一件好鸡肉劝与家婆，横纹柴就择回几件劝与新妇，劝鸡颈与珊瑚曰：“你一生好暖颈”劝鸡肠与珊瑚曰：“你后来日子长”劝鸡尾与珊瑚曰：“你将来好尾运”又劝珊瑚饮鸡酒话：“后生饮过好兆头”个餐横纹柴饮了几十杯，酿得面红红，颈软软。食完饭后，振起精神，拨把亚婆扇，摆手摆臂，带珊瑚归家。归到巷口，好多人问及，横纹柴曰：“我个新妇未有嫁，𠄎巨话要归来奉服我，我亦唔舍得𠄎巨，是以带𠄎巨归来。你话好唔好呢。”众人曰：“难得咯，难得咯，真正第一好新妇咯！”归到家，丈夫爱老婆，家婆爱新妇，一团和气，满面春风。诗曰：

新人原是旧时人，别后相逢倍觉亲。

夫亦爱妻婆爱媳，此时化作十分春。

惟有二成夫妻自见乜趣味。二成恼气曰：“前者，我个亚哥话唔要老婆，如今又找一回点样，对得人住，我个老母更加发愁。初时话大新妇唔好，如今作𠄎巨一个宝点样解法，唔合我心。我要分开家产，各有各食。”大成闻之，话二成曰：“细佬，你要分便分。”二成曰：“我要分。”于是请埋个的舅父、大姑丈、二叔公、三伯爷来分家。二成曰：“坑田我要多五六亩，沙洲地我要多七八亩，好果木我要多十条。”舅父曰：“老子剩下家财，两兄弟一人一半。只见𠄎

巨做长子、嫡孙要多的为是。为何你重要多过亚哥呢？”二成曰：“亚哥读了十几年书，考了六七案试。亚哥娶老婆用两副八音，我娶老婆不过一副六吹，所以要补的过我。”大成曰：“细佬，我唔争，由你要剩，然后到我。”二成估埋的好田好地，好物件东西。大成总不与他计较。二叔公曰：“唔话得咯，口甘样大佬算世间第一人。我七十多岁人，一生共人分家不计其数，有因争田头地角数尺之间，甚至打崩头，打裂额，至结怨成仇而闹官司者有；争器用什物，大小不均，争至眼红面赤，相见而不相叫者。惟是你算至，睇得破，特出离奇，高人一等。”大成曰：“父母家财，亦唔系定局。巨话要多的，我作父母剩少的。假如生多几个兄弟，唔通硬板要翻口甘多么。”二叔公拍掌喜曰：“不枉你老子教你读书十几年，算见得到，做得出。”

大成出外教馆以养老母，珊瑚绣花织布奉事家婆。一室同居十分和乐。二成夫妻暗偷欢喜，可以无拘无束，自作自为。置一张鬼子台，油了金漆，两张竹椅可以伸腰，象牙筷箸，瓷器碗碟，曰釉茶壶，描花厠盅等项，件件俱全，鲜明雅洁。居然闹做亚瓜，老婆好似十万银身家，都有口甘闹驾，餐餐要饮有色酒。

有一朝饮到半处，叫老公赶往去斩叉烧，切卤味，用莲叶包住，被老母撞见问：“乜样东西？”二成曰：“你不用问我，我与你分开食，你唔管得我个人的。就是龙肉与你无干。”横纹柴大怒曰：“你个盲虫头，可恶大胆，出言不顺，得罪老娘。我不容你食。”伸手一抛，将二成莲叶之包尽撒在地上，刚刚有两只大狗在旁，发狂抢食。二成快低头抱，恰与狗相争。狗开牙咬他，几乎咬断手指，咬得血淋淋、红滴滴。拾回几件烧肉，又染泥沙。旁有一班儿童拍掌呵呵大笑。二成喃喃咒骂，忿忿而归。臧姑问知其故，亦觉可恼，又觉可